

几代考古人砥砺前行“揭晓”三星堆

文/新华社记者 童 芳



这是5月30日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拍摄的从4号“祭祀坑”中提取出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据了解,这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出土该类型的青铜人像。

摄影/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一千余件重要文物的消息,让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已出土数万件文物,发现了城墙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不仅确认了三星堆及其代表的古蜀文明的重要价值,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三星堆考古的重要成就,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成果,也是几代考古人一铲一铲、青灯黄卷、接续努力的成绩。

记者近日走进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6个新发现“祭祀坑”被装在四个像玻璃房子一样的“考古舱”里,考古队员们穿着“防护服”在里面开展工

作。据介绍,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工作,能很好地控制“祭祀坑”里的温度和湿度,防止外来的细菌干扰破坏出土文物。

尽管工作条件一流,但在“考古舱”里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一到文物层,发掘队员们都得蹲在或者趴在“祭祀坑”里的升降机上工作。发掘又是个细致活儿,必须用手铲、竹签、刷子等慢慢清理,往往一趴就是半天。这样艰苦又细致的工作,一群“90后”年轻人担当了主力。

“95后”许丹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去年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中,许丹阳成了4号“祭祀坑”的“坑长”。

下工后的许丹阳换下防护服、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稚气的笑脸。

“相对成果来说,辛苦是值得的,甚至可以说很划算。短期来看,几个月就发掘出来这么多重要文物,从长远来看,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许丹阳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对许丹阳这群“主力军”非常赞赏,他告诉记者:“没想到‘90后’的小孩子敬业到这种程度,有次我问许丹阳累不累,他说不累是假的,在‘祭祀坑’里的升降机上一趴就是半天,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疲乏到了极点。”

表扬年轻人的雷雨在三星堆遗址“坚守”了近40年,最近9年和他做伴的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据他介绍,在遗址现场参与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过二分之一是“90后”。冉宏林

是“85后”,他已经在此次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挑大梁”。

“比起前辈们来,这点辛苦不算什么。”冉宏林说。

1986年,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在内的1720件精美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负责考古发掘工作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两位已经退休的研究员陈德安和陈显丹。

据陈德安介绍,当时的发掘条件非常简陋,只搭了一个草棚子,为了尽量减少风吹日晒对文物的影响,考古队员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大的草棚,太阳一出来得马上把它罩上去,天阴的时候得拿开进行发掘,那么夏天每天都是太阳,怎么办?我们只有晚上发

掘,这才对文物有利。”陈德安说。

陈显丹还告诉记者,除了天气影响,当时附近还有一个砖厂,工人要等着发掘完继续取土烧砖,工人们开始并不理解,对发掘工作颇有怨言。考古队员除了工作,还得给砖厂老板和工人普及文物保护知识。

实际上,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之前,我国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相继为三星堆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后,在冯汉骥先生的带领下,童恩正、沈仲常、王家祐、杨有润、林向、张勋燎、宋治民、马继贤、王有鹏等先生相继参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苏秉琦先生更是在看过三星堆陶片后预言“此地必有重大发现”,并将三星堆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他们的实践和理论指导,为后来三星堆“震惊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承

中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和丰富的情感记录,是我们代代承传的文化瑰宝。学者、诗人闻一多曾说:“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古典诗词之所以能传承千载、经久不衰,正因为它寄托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国人的诗情与诗心。今天,对古典诗词传承路径的新探索接连不断,古典诗词正以多种面貌融入我们的生活,持续绽放魅力,唤醒更多人的诗情与诗心。

古典诗词在当代充满活力

近年来,中国古典诗词热持续升温,人们把古老的经典诗词和鲜活的当下生活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让古典诗词在当代充满活力。

学校对传承中国古典诗词起着基础性作用。近年来,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古典诗词数量明显增加。各地学校以课堂教学和学校

活动为支撑,以多种方式提炼、展示、阐发中华诗词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比如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已连续举办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古典诗词与现代传播媒介融合,走向广大受众,让古典诗词既通俗易懂,又不失悠远意境。丰富的文化视听产品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创新性展现诗词经典,推动诗词文化传承。如文学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记述叶嘉莹的诗词人生,观看者众多,并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中华好诗词》等文化节目,一次次燃起社会品味诗词经典的热情。再比如,北京恭王府海棠雅集已举办十届,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更多人得以观赏;今年年初,“青山行不尽——唐诗之路艺术展”通过互联网在全球传播,收到上万条海外网友留言。

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

事业发展。比如,浙江省近年提出“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即以诗词为主线,把乡村民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古村镇、自然山水结合起来,寓诗教于文旅。当地文旅部门以“浙东唐诗之路”为名片——自钱塘江畔的西陵渡始,最终到达天台山,发展诗词游学,让诗词与地理、历史、旅游、文创等相互激发、相互融合,也让诗词文化更直观可感,更接地气。

把涵养身心作为诗词传承的旨归

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音声之美,对应感性的能力;第二是意境之美,对应审美的观念;第三是品格之美,对应道德的境界。读诗读到最后是读人,会引发读者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今天的我们传承中国古典诗词,目的不仅仅是熟读成诵,更重要的是涵养身心,敦品励行。

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

入自己的理想、志意而写。千百年后的我们再诵读这些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力。近年来,从诗词主题的文化类节目,到诗词主题的出版物和音视频产品层出不穷并广受欢迎,更直观地表明中国古典诗词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的我们依然在诵读流传千载以上的诗词,为的不仅仅是能背会写,更重要的是体会那一颗颗诗心,与古圣先贤的生命情感碰撞,进而提升自己的修为,这才是中国古典诗词代有承传的重要意义。比如“诗圣”杜甫《缚鸡行》写了日常琐事对心灵的影响,“鸡虫得失无了时”的困扰,诗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但诗的结句给出智慧之钥——“注目寒江倚山阁”。“寒江”是远,“山阁”是高,这句是说,应当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投注到宏大高远的目标上,把才华和生命投入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上。宋代曾公亮《宿甘露寺僧舍》一诗的结句,“要看银山拍

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表现的也是同样的心胸和气概。

古典诗词不仅深深融入我们的精神血脉,也和当代生活紧密相连。传统节日来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我们共同的感受。农历新年伊始,我们“总把新桃换旧符”;十五月圆,我们在心中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出门在外,我们不仅在“低头思故乡”中感叹“月是故乡明”,更在“欲作家书意万重”中感念“慈母手中线”。久别重逢时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离别时深情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面对困难,我们用“千磨万击还坚劲”“梅花香自苦寒来”自我激励,也期许自己磨炼出“出门一笑大江横”的气魄胸襟;危急时刻,古典诗词更是以其感召力凝聚人心。

千百年后的我们诵读古典诗词,还会被古人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从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到黄遵宪的“寸寸山河寸寸金”;从

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第三季海报



“诗圣”杜甫关切百姓生计的“三吏”“三别”,到名臣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咏煤炭》,古典诗词中不仅蕴藉着自然和人伦之美,更有心系社稷苍生的大爱。

在推动中国古典诗词“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过程中,诗词中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道德胸襟、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是诗词传播与传承的重心所在。在当代传播中,应在忠于原作基础上合理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结合当下生活使之深入人心,为今人提供取之不竭的精神滋养,这是诗词文化传承创新的根基所在。

(据《人民日报》)